

● 彭斐章 费巍

阅读的时代性与个性

摘要 阅读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同时也是件颇具个性化的事情。文献稀缺时期、文献激增时期和信息膨胀时期的阅读特点各有不同,阅读的时代性孕育阅读个性。当今,我们要弘扬阅读个性,培养全民阅读意识,重树经典阅读精神。参考文献 19。

关键词 阅读 时代性 阅读个性 图书馆工作

分类号 G252

ABSTRACT Reading has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and personal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ading are different during the periods of document scarcity, document increase and information infl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breed the personality of reading. Nowadays, we should promote the personality of reading, cultivate reading awareness of the public, and rejuvenate classical reading spirits. 19 refs.

KEY WORDS Rea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Personality of reading. Librarianship.

CLASS NUMBER G252

1 阅读的时代性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虽历经战火、朝代更迭,五千余年的文明亦不曾中断。维系中华文明血脉,使之薪火传承、生生不息的正是图书从古至今的积累和流传,正是这些散发墨香的纸张酝酿了我国传世文明,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图书史。我国有重视阅读的传统,阅读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阅读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阅读,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根据文献增长的情况,我们将我国阅读分为三个阶段:文献稀缺时期(手工抄写时代)、文献激增时期(机械化印刷时代)、信息膨胀时期(网络时代)。

1.1 文献稀缺时期(手工抄写时代)

据统计,我国古籍有 10 万余种^[1]。看似一个惊人的数字,但较之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而言,图书文献还略显稀少,共计如此,遑论各朝各代了。历史越向前,人们就越具有读完存世所有书的可能性,尤其是纸发明前,如《汉书·艺文志》,仅著录 13269 卷。随着纸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图书的数量增多,《隋书·经籍志》记载了先秦至隋末一千多年的图书 49467 卷,含亡书。而雕版印刷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代图书的发展和流传,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书籍 172860 卷,基本包罗了清中叶以前的古代典籍^[2]。在文献稀缺时代,个人藏书非常有限,书多借读,且纸书的副本少,书之流传依

靠借阅和传抄。尤其是贫苦的书生,读书十分不易。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写道:“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由此可见一斑。古时不少名人都有少时借书读的经历,《宋名臣言行录》:“公(欧阳修)少时从时间借书读或抄之,抄之未毕,而已成诵矣。”《姑苏志》(卷五十五):“皮日休尝就借书读之。”古代的藏书家,不肯将藏书轻易示人,即便借出也需一定的条件,如索取礼物、互借或制定繁杂的借阅手续等^[3]。《野客丛书》卷十说:“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鵠开锁鱼。”黄山谷借书诗中也有“不持两鵠酒,肯假一车书”的句子。天一阁立有禁牌,上写“擅将书借出者,罚与不祭三年”,强调借书要慎重,要办理有关手续。明人祁承爌《澹生堂藏书约》云:“亲友借观之,有副本则以应之,无副本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清末学者梁鼎芬在其《借书约》中规定,每月三天借书,读者须亲自往借,要用洁净布包好,借期十天;一书仅一册者,仅供阅览;一书五册者,每次许借一册。昔日左思《三都赋》曾引得洛阳一时纸贵,在感叹其作品魅力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图书的流传途径及其制作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古代得书不易,除了借阅,读书还要靠抄写,并出现了专门以抄书营生的人,魏晋、南北朝时称经生,唐代称钞书人。《后汉书·班超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三国志·阚泽传》:“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南齐书·周山图

*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开放论坛(2007)上的报告。

传》：“少贫微，佣书自业。”更多的抄书人终生抄书默默无闻，但为我国古代书籍的流传作出了贡献。

我国古代阅读可以科举制度的设立为分界线，此前的阅读主要为欣赏型，之后的阅读则以学习型为主。农业时代前期，人们于闲暇时读书，生活压力不大，在读书人中，以欣赏型阅读为主。人们读书全然发自内心的需求和渴望，每见一书，读之辄如痴如醉，甚者废寝忘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三）记载了古人的读书精神：仲尼绝韦灭漆、朱穆坠冠、隗禧采稻诵书、左思门庭着纸、董仲舒目不窥园、郎茂刘恕濂周皇甫谧等寝食不思，更有凿壁偷光、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等千古流传的故事。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内圣外王，古人读书修心养性，追求精神的愉悦，可谓“悦读”。《尚书精义》：“盖学问以事为实用，不为虚设，譬如人读书非徒为利禄。”这种超脱的读书精神，是我国传统阅读的精髓之所在。正是因为拥有一批具有这种精神的文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才得以流传。书籍是文化的载体，读书就是读文化。是那些饱读经书、满腹经纶的文人将我国的文化代代传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史也是一部读书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下层人士可以凭藉读书摆脱贫苦，官居显赫。然而，看似公平的科举制度，却是一副沉重的镣铐，禁锢了思想，也约束了人们的阅读。此时的阅读由前期的欣赏型转为功利性的学习型，不再追求精神的享受，而是飞黄腾达的手段，“学而优则仕”。不可否认，科举制度的确是选拔优秀人才的可行途径，但越往后发展越凸显其弊端。学子读书仅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圣贤书，在科举考试的指挥下死读书。在唐代，有“文选熟，秀才足；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宋以后，则是“四书”当道。当阅读成为光耀门楣、加官进爵的手段时，其意味荡然无存，一部《儒林外史》道尽了那些醉心于功名利禄的酸书生的荒唐行径。

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对威胁和反对其统治的思想文化进行排查，集中体现在图书的整理和书目的编撰，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图书的大量流失佚。如清朝《四库全书》的修纂，对文化的清洗较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统治者还对反对其统治的文人进行“绞杀”，如明清两朝惨烈的文字狱。因此，在古代，文人一方面面临少书甚至无书可读的境况，另一方面还身处艰难压抑的文化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阅读的环境恶劣，

但古人对阅读仍孜孜以求，对图书充满了渴望，对阅读饱含着激情，这种追求精神最大享受的阅读精神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文化宝藏。

1.2 文献激增时期（机械化印刷时代）

现代科技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由农业手工业时代步入机械自动化时代，图书印刷也由手工进入机械化时代。同时，科技的发展丰富了图书的内容，极大地促进了图书的发展。文献大量印刷出版，也促进了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人们的阅读途径主要为购买和图书馆借阅图书。而且，随着工作和生活压力逐渐增大，加之教育制度的变革，人们需要不断学习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此阶段的阅读以学习型为主。

这一时期，文献数量激增。《民国时期总书目》共收 1911~1949 年各类中文图书 12.4 万余种，尚有缺漏。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民国时期文献 67 万册件，其中图书 45 万册件，期刊 20 万册件，报纸 2 万余册件。与文献稀缺时代相比，社会越往后发展，人们越不可能读完当世之书。据统计，我国 1978 年出版图书 14987 种，期刊 930 种，报纸 186 种，而到 2006 年分别增长到 233971 种、9468 种和 1938 种。从 1989 年到 2006 年我国累计出版图书 2468294 种，新出版图书累计 1478248 种，总印册 1165.6565 亿册，6067.554 亿印张；期刊累计 424.08 亿册，1381.29 亿印张；报纸累计 5119.82 亿份，10972.91 亿印张。而且，2000~2006 年我国从国外进口图书累计 3729606 种次，达 2103.1 万册；期刊累计 3213.18 万册；报纸 6873.94 万份^[4]。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推动，出版行业日益繁荣，可供人们阅读的文献飞速增长。图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尤其是电子出版物的发展，使人们的阅读选择更加宽泛。我国 2006 年出版电子出版物 7207 种，16035.72 万张，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阅读市场^[5]。

文献激增时期也是文献自由流通时代，人们一改过去借读和抄读的阅读方式，以购买与借阅为主。家庭藏书和公共图书馆在人们的阅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纵观中国的历史长河，大凡有一定成就的人，家中多有藏书，而重视家庭藏书的人，事业也多有成就。宋代司马光，藏书万册，有“藏书癖”之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为撰写《金石录》常常质衣换钱，买回许多珍贵的书籍、碑帖；鲁迅藏书 1.4 万多册；郑振铎视书如命，藏书达 10 万余册；李敖藏书 20 余万册……这些都说明家庭藏书对人们事业的成功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对文人而言尤甚。我国有家庭藏书的传统，只是到了近现代，由于社会的变迁而遭受摧残。特别是20世纪前期，我国饱受战乱，很多藏书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或在辗转中佚失。后又遭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家庭藏书基本无存^[6]。直至今日，我国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在总体调查样本中有藏书的家庭比例为53.6%，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中有藏书的比例为72.2%，而农村家庭中有藏书的比例只有44.7%。而且，我国家庭藏书数量不多，藏书100本以上的只有10%，51本至100本的约有14%。韩国1995年《国民读书形态调查》显示，1995年有藏书的家庭比例高达96.9%，藏书数量在500本以内的占93.3%。俄罗斯每20个家庭，就拥有一套《普希金全集》。因此，我们在倡导现代阅读的时候应重视家庭藏书的重建。现在人们有了一定物质经济基础，应该重视家庭藏书对人们阅读的作用。家庭藏书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必要条件，是营造书香社会的基础，也是青少年成长教育的补充。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巴特勒说，“所谓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大量图书文献的印刷出版延伸和扩大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而图书文献的积累也促使了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是社会阅读的重要场所，公共图书馆对推动整个社会阅读的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毕竟家庭藏书数量有限，要想在更广阔的知识海洋中遨游，就需要到图书馆借书进行阅读。20世纪的名人都热衷于利用图书馆，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林语堂、袁世硕都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7]。图书馆还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集散地，史学大家陈寅恪在图书馆酝酿了“柳如是”课题；吴晗的学术研究大多为史实考证，图书馆成为他的学术源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令人倾服，正是他读尽万卷书，千百次出入图书馆后写成的^[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1994）写道：“公共图书馆，作为人们寻求知识的重要渠道，为个人和社会群体进行终身教育、自主决策和文化开发提供基本条件。”作为社会的文献集散地，公共图书馆从其诞生之日起就秉承着服务社会阅读的职责。丰富的馆藏文献和开放性决定了公共图书馆在人们阅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图书馆也要敢于承担责任，进一步促进阅读文化的发展。

此时人们的阅读主要是学习型，与科举制度下病态扭曲的学习型阅读不同，这一时期的阅读主要是为

了填补社会需求与自身素质间的不足。学习型阅读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阅读文献获取知识、拓宽知识面，使个人的文化及修养达到较高的水准。清末，洋务运动兴起，大量介绍列强科技和政治体制的图书被引进国内。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共著录了鸦片战争以后汉译西书近300种，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学和技术等各个领域，并建议读者：“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著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400多种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像《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工作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增加，人们需要不断学习以充实自己，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人们的阅读更加体现学习性的一面，典型地表现在外语和计算机等热门图书的阅读上。具备一定的外语和计算机知识在工作和生活的竞争中就会占有优势，同时这也是现代社会衡量人才的一个“通用标准”。与此类竞争性阅读同步流行的是成功励志类和经管类畅销图书，如《谁动了我的奶酪》、《学习的革命》、《卡耐基全集》、《影响力》、《管理的实践》、《长尾理论》等。这些图书是对理论性书籍的一种休闲处理，体现了休闲与求知在阅读层面的结合^[9]。人们的阅读逐步开始向休闲娱乐化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势被其后出现的网络阅读所继承和发扬。

1.3 信息膨胀时期（网络时代）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步入网络阅读时代。网络阅读时代，人们可阅读的信息量大、增长迅速、形式多样，获取信息的途径方便快捷。这一时期的阅读目前表现为浅阅读、娱乐型阅读，其跳跃性强，浅尝辄止。

应该说，产生于上个阅读阶段后期的电子阅读是网络阅读的肇始，我们称之为网络阅读准备时期，网络阅读也属于电子阅读。据统计，我国2002~2006年累计出版电子出版物29114种，63835.59万张，数量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网络信息继承和发扬了电子出版物的特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7年1月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页总数有44.7亿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0.7亿个，增长率为86.3%^[10]。网络信息的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人类所有领域。而且网络信息形式多样，如文字信息、图像信息、音频信息、视频信息等多媒体信息。网络信息的质量良莠不齐，组织无序，不

同的网站在信息组织方面有不同的方法和特点,甚至有的网络信息毫无秩序可言,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组织方式。网络信息获取便捷,能上网就能进行网络阅读。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网民上网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可以专线上网、拨号上网、宽带上网。随着手机智能化的发展,不少网民选择手机上网,据统计目前已已有1700万人选择用手机上网。

海量的信息,便捷的获取方式,直接感官冲击的阅读效果,人性化和个性化的阅读环境,信息的切换和链接,阅读的交互性等网络阅读特性都是以往的阅读所不及的。但是,网络阅读是一把双刃剑,有优点,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网络信息的丰富多彩及其超链接的特性容易导致人们在阅读时信息迷航,注意力不能完全集中。网络信息庞杂无序,充斥着大量的不健康信息,违法信息,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阅读,容易误导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而且,网络阅读的跳跃性强,浅尝辄止,使得读者的心态浮躁,其阅读也不深刻。同时,网络信息集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于一体,给读者以直接的感官冲击,挤占读者的思维空间。长期处于这样的阅读状态会导致读者思维跳跃性强,理性思维能力减弱。这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对于网络阅读我们应该扬利抑弊,充分发挥其优势,并采取一定的措施限制其不利的一面。网络阅读是阅读的发展趋势,是人类阅读史上一场伟大的变革,它融欣赏型阅读、学习型阅读和娱乐型阅读为一体。与龟甲、简帛、纸张等一样,网络只不过是文献信息的载体形式,我们读的是文字所承载的内容而不是形式,换言之,我们读的是文化。文本的形式可以影响阅读,但却不能决定阅读。网上也有各种经典读物,加之各种辅助功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参悟作者的精神,并能与其他读者进行交流。我们应该鼓励网络阅读这种形式,但对阅读内容和方法应加以规范和引导。应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及网络立法,净化网络信息。要以传统的阅读精神引导网络阅读,端正对阅读目的认识,事先做好阅读计划,努力提高阅读品位,培养阅读“定力”,同时积极思考,发展认知、想象和创造能力^[11]。网络阅读侧重于学习型和娱乐型阅读,以娱乐型为甚,而经典阅读则为欣赏型阅读,因此,我们应将网络阅读与传统的经典阅读相结合。

1.4 贯穿古今的导读书目

导读书目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书目,编目的学者从大量的图书中择其认为重要的和必需的介绍给读者,让读者对一类典籍或某个领域有一个大概的了

解。导读书目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封建科举制度下,导读书目主要面向广大的士子群体;20世纪20年代后,导读书目主要为青年学子研习国学知识或者为寻求革命真理的青年服务;建国后导读书目的读者范围更加宽泛,面向渴求知识的各类社会群体,指导社会大众阅读^[12]。

我国现存最早的导读书目是敦煌发现的《杂钞》(伯乙171号卷子),为青年士子开列了25种文献。元程端礼编《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规定了学习课程和书目。明末清初陆世仪《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十年涉猎书目》,清代李顺的《读书次第》和龙启瑞的《经籍举要》,清末张之洞委托缪荃孙撰写的《书目答问》影响深远。梁启超有《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西学书目表》,章太炎、顾颉刚、林语堂、鲁迅、胡适、汪辟疆等都曾开列过推荐书目。

导读书目属于指导学习型阅读范畴,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为解决一类读者某一方面的知识缺陷编制而成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图书大量增加,图书内容也突破早期以社会人文为主的情况,科技类的图书增长迅速。人们的阅读越来越需要引导。在此背景下,则出现了以提高人文素质为目的的基本阅读目录和以提高专业知识水平的专业推荐目录。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都曾为在校学生开列过必读书目或选读书目,借此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科学的专深化发展,也出现了学科领域的专业推荐目录,如医学、财经、计算机等。而且,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目前各种各样的考试日益增多,也出现了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考试指导书目。随着网络阅读时代的到来,读者面临更为广阔的阅读空间,推荐书目在网络阅读活动中更应发挥其指导阅读的功能。网络环境下,推荐目录表现为学科导航和专业搜索引擎的产生和发展。

今天我们提倡全民阅读,更要发挥推荐书目的作用。倡导阅读首要的目标就是让读者明确应该读什么,其次才是怎么读的问题。推荐书目可以帮助读者理清阅读的脉络,明确阅读的目的和选择阅读的对象,尤其是推动经典阅读,要充分发挥推荐书目的功能。而学科导航和专业搜索引擎也是消除网络信息迷航的重要途径,规范和引导网络阅读也离不开推荐书目,只不过推荐书目的形式发生变化而已,其积极推动和引领阅读的实质仍在。

纵观我国阅读发展的道路,从片片可数的甲骨到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我们历经了几千年的文明发展。

文献信息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也越来越容易获取,阅读人群也越来越广泛。但是我们发现,从最初的欣赏型阅读到学习型阅读,再到娱乐型阅读,人们的阅读精神正在逐步丢失,与此紧密相连的是精神家园的逐步贫乏。在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关注阅读,重振阅读精神,重塑我们的精神家园。

2 阅读个性的塑造与弘扬

要用知识来丰富自己,武装自己,把自己培养成具有“自己的观点”的人,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这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阅读。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要有知识,就离不开读书,阅读是一个人获取知识,造就学识,增长见识的方法。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赫尔岑说:“不去读书就没有真正的教养,同时也可能有什么辨别力。”苏轼说:“自孔子圣人,其学必怡于观书。”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这里揭示出读书原本是人类对知识的一种进取探求之心的行为体现。智慧是以扎实的知识为前提的,智慧是创造的源泉,善学才能开启智慧。伟大作家托尔斯泰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任何一个希望获得知识或者从事创造性研究活动的人,都离不开读书。阅读活动是人类特有的文明行为和社会文化现象。但是阅读本身又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特别是在当前“浅阅读”已经成为当代社会阅读的明显特征,功利性阅读盛行的时刻,弘扬阅读个性是完全必要的。

2.1 什么是阅读个性

阅读个性是基于自己特有的阅读体验与价值判断,针对特定目标,有选择地进行阅读。阅读个性的特点为:(1)特定的阅读目的。个性是人的本性,它制约着和影响着人的一切行为。任何读者都是具有个性的,其阅读必然受到个性的左右和支配。读者的正常阅读活动都是经过周密思考,为达到一定目的和通过一定方法和手段而完成的。不同的个性决定不同读者具有不同的阅读态度、阅读倾向和阅读感受。(2)自己特有的阅读体验。由于读者个性不同,读者对同一外界刺激所产生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不相同的。某一读者喜欢读的书不一定为另外读者所喜欢。如果某读者对某一学科领域比较熟悉,具有丰富的学科知识经验,那么这位读者在选择该学科领域的图书时,他所具有的知识经验会使他从理性的角度衡量图书的质量,客观地评价图书的内容,使他对这门学科的图书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评判能力。(3)自己特有的阅读判断价值。我们知道,人类的行为是有连续

性的,读者以往阅读的体验对未来的阅读有着深刻的影响,读者阅读图书活动往往是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的。例如读者通过阅读某一位作家的著作便会形成喜欢或不喜欢的体验,那么,将来他对待这位作家的著作时便会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反映。这种体验是建立在阅读实践或认识基础之上的,或从外界相关信息,如书评、图书宣传等获得,并由此来决定其阅读的取舍。(4)阅读的选择。个性在读者阅读行为中表现出高度的选择性。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好书就是那些能够提供最丰富的思考材料的书,人生短促,时间与精力都十分有限,所以读书不能没有选择,一定要开动脑筋,有所选择。即使是已经读过的书,也要经过选择,不是一切都兼收并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在所阅读的书籍中,找出可以把自己引到深处去的东西,把其他一切东西,统统抛掉,就是抛掉那些使头脑负担过重和会把自己诱离要点的一些东西。”他在苏黎世工业大学就读时,“刷掉”了很多课程,而以极大的热忱在家里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由于兴趣所在,爱因斯坦把阅读当成了“悦读”。他曾回忆道:“我由于读罗素的著作而度过了无数愉快的时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读大学时,50%的时间读教科书,应付考试,50%的时间读课外书,36门功课35门优秀。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谈话中经常恰如其分地引经据典的原因。沈阳的一位教授统计了温家宝在公共场合引用的诗文,发现95%是教科书上没有的^[13]。由此可见,个性不同表现出来的阅读选择也截然不同。

2.2 塑造阅读个性

塑造阅读个性是指通过阅读培养人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形成高尚的阅读旨趣,提升人们的阅读品格和品位,成为一个思想健康,心灵丰富的人。人要有品位,就要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培根说:“读书在于造就完全的人格。”高尔基说:“书籍鼓舞了我的智慧和心灵,它帮助我从腐臭的泥潭中脱身而出,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会溺死在里面,会被愚笨和鄙陋的东西呛住。”

阅读可以使人们脱离低级趣味,获得精神层面的享受。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说:“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没有阅读就没有心灵的成长,就没有人的精神的发育。”我们在阅读时要有选择。选择性阅读是很重要的,网络阅读还是纸质阅读,读畅销书、时尚书还是读“经典”?这都是需要我们辨别抉择的。我们认为要多读“经典”,“经典”是经过长时间的过

滤,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以后,保存下来的。它记录了先贤们积累下来丰富的知识,精辟的见解和智慧。阅读“经典”能够提升我们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品位,使我们的人生充满阅读的愉悦。读“经典”其实就是与先哲进行对话,接受先哲们的思想和智慧。目前的网络阅读和畅销书阅读,尤其是网络阅读,其思想深度不够,较之经典阅读,显得肤浅,不能够引发读者的理性思考。叔本华认为:那些喜欢阅读一目了然的书的人是懒惰的人,只有阅读那些需要自己反复思考才能明白的书的人,才是真正的读书人。因此阅读有品位、有质量、有影响力的经典书籍,是人们了解世界,感悟真理所不可或缺的内容。

塑造阅读个性,我们要提倡欣赏型阅读,只有欣赏型阅读才能从精神上给予我们愉悦,使我们领略书籍的魅力,感悟人格魅力和提升品位。倘若我们的阅读只限于浅显的猎奇,用于消磨时光,或单纯为了增长知识,追求成功,那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空虚,这也是当今整个社会奢华浮躁的症结所在——缺乏必要的欣赏型阅读。欣赏型阅读也是思考性阅读,于字里行间探寻深层次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承,激发读者的理性思维,提升读者的阅读品位,丰富读者的思维,而这些绝非娱乐型阅读和学习型阅读所能及的。欣赏型阅读与经典阅读是紧密相连的,其本质相同,都是追求精神享受,健全人格,丰富思想的重要途径。因此,塑造阅读个性就是要大力弘扬经典阅读和欣赏型阅读,用心去体悟和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的精神大餐。

2.3 弘扬阅读个性

弘扬阅读个性就是在阅读精神的引领下,读者根据自身的个性、兴趣有选择性进行阅读。我们认为,阅读个性并不是泛个性阅读,因为不存在绝对的个性阅读,必须有一定的约束。有法制方面的约束,也有道德情操方面的约束。我们倡导的是在高尚的道德情操约束下的个性阅读,即追求精神愉悦的个性阅读,以提升个人素养和品位。茨威格在《书的礼赞》中说:“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的世界。”^[14]

新时期应该弘扬阅读个性,个性化阅读不仅是好的阅读习惯,更是医疗精神疾苦的良药偏方,目前,“阅读疗法”正引起广泛讨论。阅读疗法(bibliotherapy)一词源于希腊语,由“图书”和“治疗”合成,指利

用阅读图书达到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通过阅读可以增加人们的自信心,消除抑郁、焦虑、恐慌、烦恼等心理疾病。国外通过读书辅助治疗的历史悠久,起源于中世纪。18~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内科医生在处方中常开出有利于康复的书籍,到20世纪其研究得以充分发展。1984年,国际图联在《图书馆为医院病人和残疾人服务纲要》中强调了阅读资料在患者康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阅读疗法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个性化阅读,而不应只是单一模式。有学者在论述阅读治疗时说到不同的阅读疗法针对不同的人群,可以划分为多少种族群,阅读疗法也可以划分为多少种,如有老年人阅读疗法、儿童阅读疗法,还有针对残疾人、犯人等弱势群体的阅读疗法^[15]。

弘扬阅读个性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新思维,提升理性思维能力。增加人们个性化的阅读体验,使人们能从自身的兴趣出发,不断提升人生品格和品位。阅读个性的发展能激发整个民族的活力和创新能力。通过四次全民阅读调查我们可以谨慎地说,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在远离阅读,离一种真正自觉的、非功利化的、个性化的阅读越来越远。阅读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文明古国”、“灿烂文化”等古老的自信在当今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还留得几许呢?国家的发展与崛起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而阅读正是提升国民素养,激发创新的最佳途径。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报告显示,为数不少的国民“没有时间读书”和“不习惯读书”,这种状况令人担忧。而且,这些读者中间有一大部分恰巧是作为国民中坚读书“族群”和最应热衷于读书的青少年学子。当前,部分国民心态浮躁,与疏于阅读,远离经典,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不无关系。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似乎陷入混沌时代,迷茫,浮躁,抑郁……弘扬阅读个性,就是要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进一步增强国家的创新能力,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3 图书馆与阅读个性

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的交流中心,是推动阅读的重要力量,但在我国,图书馆在促进社会阅读方面做的还不尽如人意。据有关统计显示,2005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为2762个,总藏量48055万册件,发放借书证1061万个,总流通人次23331次,书刊外借册次20268万册次,藏量购置费67290万元,2005年新购

藏量 1935 万册^[16]。我国平均每 48 万人才有一家公共图书馆,美国为每 1.3 万人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英国和加拿大每 1 万人左右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德国每 6600 人,奥地利 4000 人,瑞士 3000 人……我国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仅为 0.37 册,平均每册图书年流通率为 0.16 次。我国有 1061 万持公共图书馆借阅证读者,占总人口 0.8%,美国这一比例是 67%,英国是 58%。由此可见,我国公共图书馆基础设施建设还非常落后,中西部有些县级图书馆长年没有购进一本书,有的甚至面临生存危机。公共图书馆推动社会阅读任重而道远,还需大力投入,否则,推动社会阅读的发展只是奢谈。

在感叹图书馆物质基础薄弱的同时,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图书馆服务。近年,反映图书馆服务收费不合理等问题的文章屡屡出现。有的公共图书馆在开展服务时还为人们阅读设置障碍,例如限制或剥夺低收入者、低职位者、低职称者、低学历者、无职业者和外地人的阅览权或外借权,这无疑是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践踏。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基础设施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如果再在服务方面不能令读者满意的话,那我们的确应该感到悲哀。我们有必要重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公共图书馆原则上应该免费提供服务”。

我们也欣喜地发现了一些变化,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文化的投入迅速增长,公共图书馆迎来新一轮建设热潮。东莞图书馆设有漫画图书馆、粤剧图书馆等专题图书馆,还开展针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等特色服务。重庆图书馆新馆每日可接待读者 5000 到 8000 人,还分别为儿童和残障人士开辟了独立阅览室。深圳图书馆新馆的服务方式是“开放、平等、免费”,对一切人都开放,一切文献都开放,同时所有走进图书馆的人都将得到一视同仁的免费服务。2006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 31.9 亿元,其中图书购置费 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十一五”期间,全国数百家各级公共图书馆有新建和改扩建的意向。近期将出台《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和《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标准》,以保障、指导和规范公共图书馆建设。在加强馆舍建设的同时,公共图书馆也大力推进了文献资源建设。以各级公共图书馆为依托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稳步推进。在 2007 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

明确指出:“进一步加快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目前,文化共享工程,换算成图书可达 1500 万余册,到 2010 年资源总量可达到 100TB,提供不少于 5 万种的电子图书^[17]。

在引导和发展读者个性化阅读方面,图书馆还需要进一步做好工作。

首先,做好导读工作。莱辛曾说:“一本大书,就是一桩大罪。”这表明,阅读是需要指导的。有调查显示,大学生课外阅读计划和方法缺乏指导,46% 的学生有一定的阅读计划,阅读时坚持精读的占 28%,做读书笔记的占 32%,作比较阅读的占 19%^[18]。由此可见,青少年的阅读亟须加以引导,减少其无序性和盲目性。无论是传统的纸本阅读,还是时下流行的网络阅读,图书馆都应该做好导读工作,如编制推荐书目或导读书目,针对网络阅读而建立网络导航等。推荐书目或网络导航要能体现文献信息的及时性,并结合读者的专业、兴趣爱好和文化程度等因素,选择最优秀的、最基本和最必需的文献信息,有针对性地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目前,很多图书馆都建有网站,但是有的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效益。图书馆应充分利用网站指导读者的阅读。

其次,加强文献资源建设,尤其是地方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各地公共图书馆要重点建设和形成若干特色文献专藏。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是公共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特色文献资源建设的内容可包括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民情等方面。

再者,开展读者教育。目前很多读者对图书馆没有足够的认识,图书馆意识还很淡薄,利用图书馆资源进行阅读的能力比较差。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图书馆在阅读领域的空间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挤占。因此,公共图书馆要重视读者教育。首先要让读者对图书馆的各项功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还要对读者进行阅读道德和阅读方法教育,以及图书馆利用方法教育和文献检索教育等^[19]。网络环境下的读者教育,则是提高读者的信息素养,使其能够自己获取所需信息。开展读者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促进读者的个性化阅读,让读者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方法自我满足文献信息需求。

最后,强化服务意识,提升馆员素质。服务是图书馆永恒的话题,也是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图书馆应强化服务意识,将读者摆在首要的位置,一切工作都应围绕服务读者展开。敞开大门,尤其是针对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更要体现人性化服(下转第 23 页)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
- 21 Stereotypes of librarians. [2007-09-12]. <http://home.earthlink.net/~cyberresearcher/stereotypes.htm>.
- 22 上海图书馆·我与上海图书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24~25,222~230
- 23 [英]约翰·齐曼;赵振江译·可靠的知识:对科学信仰中的原因的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8.
- 24 Olivia Crosby. Librarians: Information expert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ccupational Outlook Quarterly*, 2000, 44(4):2~15.
- 25 [美]Marty Nemko;陈宗伦编译·高薪不是第一追求:美国2007年25个热门职业. [2007-10-17]. http://qncck.cycl.com/content/2007-05/12/content_1757978.htm
- 26 牟晓晖·1246人争抢图书馆31职位;4770人报考重庆公务员·重庆时报. [2007-10-17]. http://edu.huaash.com/2007-10/16/content_6618220.htm
- 27 [德]哈贝马斯;薛巍等译·再论理论与实践·见:许纪霖,刘擎·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3
- 28 Michael Schuyler. Computers and the haze factor. *Computers in Libraries*, 1997, 17(2):26~28.
- 29 Bill Crowley. Save professionalism. *Library Journal*, 2005, 130(14):46~48.
- 30 John Budd. Librarians are teachers. *Library Journal*, 1982, 107(18):1944~1946.

王子舟 1999年至2005年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2006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北京大学。邮编100871。

吴汉华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2006级硕士研究生。通讯地址:武汉大学。邮编430072。

(来稿时间:2007-11-29)

(上接第15页)务。要尽可能地为所有读者提供便捷细致的服务。而馆员的素质对图书馆服务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与图书馆的持续性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个性化阅读的发展,需要馆员较高的思想素质、职业素质和专业素质,只有全面提升馆员的自身素质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阅读的发展。

目前,开展阅读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倡导阅读,重要的是培养人们的阅读意识,提倡非功利性的个性化阅读。图书馆应该肩负促进社会阅读的重任,在保证大众阅读的基础上弘扬阅读个性,推动个性化阅读,提升人们的素养和品位,从而为我国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参考文献

- 1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 2 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 3 周明·古代借书讲条件·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1-15
- 4,5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07-10-22].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 6 傅敏·中国当代家庭藏书重建刍议·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2)
- 7 周雁翔·名人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 8 陈燮君·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上海社科院,2004
- 9 王余光,汪琴·世纪之交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图书情报知识,2005(4)
- 10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中国互联网络状况统计报告(2007年7月)
- 11 梁涛·青少年网络阅读的负效应及对策·中国青年研究,2007(6)
- 12 梁曦·推荐书目的文化特性·武汉大学毕业论文,2005
- 13 总理大学挑灯苦读,36门功课35门优秀·羊城晚报,2007
- 14 茨威格著;叶灵凤译·书的礼赞·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5 王波·阅读疗法的类型·大学图书馆学报,2004(6)
- 16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10-22].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6/indexch.htm>
- 17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007-10-22]. <http://202.204.214.104/>
- 18 王艳翠·经典为首选“浅阅读”成时尚——大学生阅读状况调查与反思·聊城大学学报·[2007-10-22]. http://news-tv.lctu.edu.cn/html/LDLT/2006_06_26_09_58_23.htm
- 19 朱本义·公共图书馆读者教育的基本内容与方式·图书情报知识,1995(2)

彭斐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武汉。邮编430072。

费巍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2007-11-02)